

在泉州,过日子过的是文化

□吴忠溪

肉与面线糊的暖洋洋的香气,勾着人的食欲;随即,不知从哪家半掩的木门里,又飘出一缕极清冽的茶香,是铁观音,那味道,一下子便将油腻气涤荡干净了。你看那早餐店老板娘不慌不忙地打理着营生,心里便会无端地生出一种安稳。这安稳,是千百年来,一代代人如此这般生活所累积下的烟火气。

泉州这地方,是经得起琢磨的。它的文化,不像有些古城,是封在玻璃罩子里,专供人远观的。它是一种活态传承,是浸透在柴米油盐、街谈巷议里的。就说这“海丝”的遗泽,你未必总要 overseas 交通史博物馆里去寻觅,只消往涂门街关岳庙前一站,透过缭绕的香火,仰望单檐硬山顶、燕尾脊屋脊,饰以剪瓷雕和木石雕刻,无不体现闽南工艺精华;或是漫

步到清净寺,那苍古的穹顶与石墙,默然讲述着宋元时阿拉伯商贾云集的盛景。这一神一圣,隔街相望了千年,竟也相安无事,各自渡着各自的信徒。这份包容,是见惯了五洲风浪的港口才有的从容与自信的气度。

然而,泉州的文化,更多时候是以一种更温婉、更艺术的面目呈现的。比如南音,比如梨园戏,那曲调,初听觉得古奥,咿咿呀呀的,不甚了了。但静下心来,从那悠长的拖腔里,从那演员眉眼间细腻的哀愁里,你渐渐便能品出一种极致的高雅与克制。它不向你咆哮,只向你低回地倾诉,将一种古老的情感,如抽丝剥茧般,一丝一丝地,渗到你的心里去。台下坐着的,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先生、老太太,他们眯着眼,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着节拍,听到妙处,便微微颌首。那一刻,你会觉得,这满台的笙歌,这满座的痴醉,便是泉州文化品质最生动、最具体的模样了。

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,它是活在人间的、有体温的传承。

白日的泉州是忙碌的,是现代的,与开元寺里千年双塔的寂然凝望、清静寺里无言的石柱、老街深巷里传出的南音,形成一种奇异的交织。初看,似乎有些格格不入;细想,却又觉得理应如此。于是,在泉州的日子,便在这古今的交响中,过得有滋有味。白日,你尽可以去追逐时代的浪潮;傍晚,你仍可以回到那古老的文庙,听一曲咿咿呀呀的南音,洗去一身的尘嚣。文化在这里,不是负担,不是点缀,而是一种如影随形的滋养。它让你在奔忙时,心里有底;在闲暇时,精神有寄。

这便是在泉州过日子的妙处了。你过的,是实实在在的今天,脚下踩的,却是沉淀了千年的文化。这文化,不声张,不炫耀,它就化在一杯铁观音的余韵里,化在一段南音的迂回里,化在老工匠修复古厝时那一丝不苟的神态里。它让你觉得,生活在此地,不单是活着,更是在一种深厚博大的文明里,从容不迫地浸润着,修行着。



不要和重要的人计较
不重要的事,不要和不重要的人计较重要的事。



挑餐工

□王金表

风急促地在窗缝里打着招呼,我不禁打了个冷颤。“天冷了,孩子们请注意加穿衣服。”话音一落,一个熟悉的身影如约而至出现在教室外的走廊,一身藏青色短汗衫挑战冬的威力。他慢慢地弯下身子,轻轻地放下肩上的担子,以致没有人可以清楚地听见担子触地时发出的响声。随后,他立刻起腰、挺身,拿起缠绕脖间的毛巾轻轻地擦拭额头汗珠,一双深邃沉稳的眼睛细细打量落地的保温箱,见没有异样,才转身离开。我禁不住多看他几眼。

他是学校一位送餐员,年近五十岁,皮肤黝黑,长得壮实。学校条件限制,仅能让六年级四个班的孩子们在食堂就餐,其余五个年级学生则在各自的教室里用餐,一周五天的午餐,靠他用肩膀挑着,一趟趟分送到各班门口的走廊。

校园里,我总能看见他的身影。有一次上楼时,我迎面遇见他。他弓身、跨步、登台阶,右手紧握扁担,左手牢抓担绳,慢慢地,一步一步向上移,状如负重登高的挑山工。挑担登楼,一个担子顶两个担子重,他的脚后跟没有颤颤巍巍,担子也稳稳当当落在肩头,如同一位好友的依靠。拐角处,他便放缓速度,若有人迎面而来,他就侧身停步,含笑让对方先过。这嵌入校园里的温馨烙印在人们的心坎上,以至于他时常出现在学生们的笔墨中。

更让我惊讶的是,他来校工作四年有余,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。食堂师傅说:“这活儿,不是人人都做得了!”是的,一副一百多斤重的担子,三个楼层,十五间教室,一天两趟,一送一收,全是体力活儿。“人啊,没有铁腿铜腰,谁敢揽这活儿?”食堂师傅继续说道。我明白,挑饭菜上楼也是一门技术活:脚下得稳,身子一晃,汤就洒,饭就翻;眼睛得亮,楼梯窄,随时避让学生;心里得有数,时间、路线都要掐得准,先三楼,后一楼,让孩子们一放学就捧上那口冒着热气的新鲜饭菜。孩子们称他这活儿是“高海拔、零失误、带温度”的专线。我曾叫他“挑餐工”,他好像也认了这个称呼,每次碰面都回我一个浅浅的微笑。

午间,他收拾餐具,准备回收剩余饭菜。“辛苦了,我能看看你的肩头吗?”我说。他停下手中活儿,一脸迟疑,半晌,答应了。他的肩膀厚实,有着时光磨砺过的坚挺,正如诗句所言:“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

“看见孩子们吃得开心,就不觉得辛苦。”他话语轻巧。

我一望担子,肩膀还隐隐发麻。不由回想起还是孩童时,倒满井水的水桶,装满番薯、花生的箩筐,一扣到肩膀上,皮肉仿佛不是自己的,酸疼挤出汗珠的味儿,至今让我无法忘怀。

他朝着我微微一笑,走了,担影悠悠。午后阳光铺在走廊上,映衬着他的身影荡漾在扁担吱呀的节奏中,明亮,悦目。



长相

生物老师正兴致勃勃地描述着非洲野猪的长相,偶尔眼光一扫台下,竟然发现多数学生在打瞌睡。
他大为光火,喝道:“你们要看着我啊!不看我,你们怎么知道非洲野猪长什么样子啊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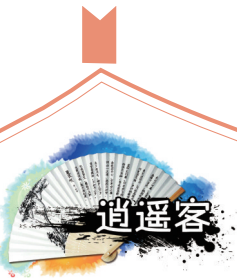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

一天,儿子回到家后对父亲说:“爸爸,我今天考试考60分。”
父亲:“下次再考这么低,就别再叫我爸爸。”
第二天,儿子回家后对父亲说:“对不起,先生!”

螃蟹

螃蟹出门散步不小心撞上了泥鳅,泥鳅很生气:“你是不是瞎啊?”
螃蟹一脸委屈:“我不是虾啊,我是螃蟹!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

光影成册

□林世铨

书橱里的相册越擦越高,一本本码得整整齐齐,封面印着不同的地名,藏着相同的温度。每次擦灰时指尖划过硬壳封面,那些走过的路,遇过的风,就会顺着指缝,悄悄漫进心里。

我和爱人王医生的旅行,从来都带着两股截然不同的“快门节奏”。在南疆的戈壁滩上,她能顶着烈日站半小时,就为等一阵风拂过胡杨时的光影,而我早已举着手机,在人群中找好角度,拍下“到此一游”的合影。在日本的樱花道,她蹲在树下,对焦花瓣上的露珠,连行人的脚步声都怕惊扰了这份静谧,我则穿梭在花雨里,抓拍着游客的笑脸,也定格下花瓣落在肩头的瞬间。

这份差异,在我们报了摄影课后,愈发明显。我听课像听评书,囫圇吞枣记下“构图要留白”“色彩要协调”,拍照时全凭感觉发挥;王医生却带着笔记本,把老师说的“黄金分割”“逆光拍摄”一条条记下来,夜里在酒店就着台灯复盘,连在老挝的小木屋里,她都要补充作业才肯休息。她的照片总能被老师当成范本,而我拿着

自己的“打卡照”,也乐在其中——旅行嘛,开心最重要。

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:只有五天以上的“大旅行”,才配得上做成相册。青甘大环线的七天,我们从青海湖拍到鸣沙山,照片攒了上千张;北疆禾木的十日,雪地里的木屋、晨雾中的炊烟,都被王医生细细收录。而金門两天的海风、神仙居三天的云海,纵然也美得动人,却被她归为“小景”,说“不够丰满,不成册”。书橱里的每一本,都是这样“精挑细选”的结果,沉甸甸的,装着我们走过的万水千山。

第一次做相册,我图省事选了便宜的小店,收到货时,我兴冲冲地递给王医生,她翻了两页,眉头轻轻皱起:“太暗了,人脸都模糊了。”没过几天,她拎回一个厚实的手提袋,里面是另一本一模一样的相册。打开的瞬间,我眼前一亮——阳光下的经幡色彩鲜亮,禾木的雪洁白耀眼,连我衣角沾的碎

雪都清晰可见。

“贵了一倍,但值。”王医生指着扉页上的字给我看,“你看这句‘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成长’,多贴合我们。”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,“心灵的出走”“盛放梦境的心”,那些诗意的短句,像给照片镀上了一层暖光。原来,她不仅在意照片的清晰度,更在意这份回忆的质感。

从那以后,每趟“大旅行”结束,选片、传图、付款,成了我们的固定流程。一周后收到相册,两人就坐在沙发上,一页页慢慢翻。翻到俄罗斯的景点,王医生总会说:“后来在电视上看到,总觉得特别亲切,好像又回到了那天的阳光里。”翻到青甘大环线的落日,我会想起当时风很大,她为了拍落日,把



(CFP 图)

围巾裹得严严实实,却笑得眼睛都眯成缝。

朋友来做客,总羡慕我们有这么多相册。王医生就笑着说:“等老得走不动了,就搬个小桌子到阳台上,泡两杯热茶,晒晒太阳翻这些相册。哪张是在南疆拍的,哪张是在马来西亚拍的,当时发生了什么事,一想起来,日子就不孤单了。”

阳光斜斜地照进书房,落在书橱的相册上,反射出柔和的光。那些照片里的光影,册页上的文字,还有我们并肩走过的路,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宝藏。原来最好的旅行,不是看过多少风景,而是有人陪你把风景酿成回忆,把回忆装订成诗,等到老了,再一起慢慢读。

知竹知不足

□张明俊

的人生短短,要定位好自己,规划好前程,才能避免走弯路。

一位曾经的学生知道我的喜好,突然送来了五十棵罗汉竹,加上已有的竹子——长不高的凤尾竹、倚老卖老的佛肚竹、枝繁叶茂的小刚竹……一下子,罗汉竹成了埕中最醒目的存在。刺桐树长叶不开花,“永久”自行车停泊不骑行……与竹君们相互映衬。

半米直径的五个大缸,盛着拌着有机肥的土,每个缸栽着十棵竹……送竹来的师傅手把手地教我:前三天每天下午在缸里浇浇水,前一个月每天下午往竹身喷喷水、冲冲凉、润润身……他娓娓道来,就像妹子们养宠物一般,耐心细致。

“一节复一节,千枝攒万叶;我自不开花,免撩蜂与蝶。”郑板桥好竹,他有他的

爱法。而我欣赏它的角度:竹旁喝茶,那是一种洒脱;竹下读书,那是一种雅话;竹下赏阳,那是一种高贵;竹影月光,那是一种财气。生活的富贵,无非如此。

从外归来,我就赶紧给埕里的百棵竹子浇水解渴。我不能仅知道自己吃饱喝足,而罔顾竹君们的死活。

我所读的大学与拥有四百多种竹子的公园相邻,20世纪80年代只有一墙之隔。那时的我们为省了一两毛钱的门票,翻墙进去园内喝茶、赏竹。快到期中或者期末考,进来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临时抱佛脚,温书赶考。

但是啊但是,竹子教我知不足而奋起,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。

瘦影何须嫌懊恼,顶天立地秀青筠。埕里的竹君,述说着一个失败的理科生成功转型,爱上读书、爱上摄影、爱上文字的故事。
竹气是埕的魂。

新世说

“知足知不足,有为有弗为。”朋友知道,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。知足是简单快乐之源。享受是人人所趋,但如果不知足,欲壑难填,则快乐稍纵即逝,很难伴你左右。欲望与快乐往往是成反比的。

其实这句的精华是“知不足”。我说过,一个人的明智,在于知道自己的缺点、自己的劣势,那比知道自己的优点更重要。

人最难的是每时每刻都能一目了然,精准地审视自己。

你看,如果别人赞你,不管夸得对不



柴犬珍珠的朋友圈

□龔肇雅

珍珠的狗龄不足一岁,狗生经历尚浅,正是荷尔蒙极度旺盛的青春期,对世界充满好奇,身体里有蓬勃的热情,人们对狗都毫不吝啬地展示自己的好感。狗生如同人生,有欢乐也有痛苦,其中悲欣,珍珠自知。

珍珠品类柴犬,色黑(黑珍珠的黑),体型矫健,黑溜溜的眼睛巴巴地看着你,额头上面两道黄白色短眉特别醒目,猛然一瞅,像是长了四只眼。上下顎脸颊的毛发皆黄白色,尤其胸口一圈白毛,像佩戴了一条领巾。全身乌泱泱的,腮微鼓,哈着舌头,卷着尾巴,一张笑脸怼在你面前,让人不由得心生欢喜。就这与众不同的长相,挺招人稀罕的,人人见了都说声好帅好俊的狗哇。珍珠受人待见那是没话说的,但在狗群里那就一言难尽了。

狗喜欢交友,这与猫是完全不一样的个性。它绝不能整天憋在屋子里,每天都

要拉出来遛上几圈,消耗多余的精力,一则怕拆家,二则怕抑郁。我遛珍珠只能大致掌控人类交通规则,与其说遛狗,倒不如说狗遛人。珍珠步伐快,“蹄声的的”,小屁股一扭一扭,扯着绳子往前奔,我牵着绳气喘吁吁跟着后面小跑。它走一路,闻一路,有时候还抬腿尿上一泡,养狗的人都说这是在做记号。

这一路闻过去,果不其然,前方就有目标狗友出现了。珍珠的欢喜心是按捺不住的,它便一溜烟地带着我往前奔过去。这么横冲直撞的,如果是公犬,两只必得打闹一番,扑来扑去,闹腾得紧,男孩子之间的戏耍,总带点暴力倾向。如果是母犬,十之八九被它的莽撞给惊吓住了,尤其是那些可爱的白色小比熊,连连后退,躲在主人身后,或者围着主人绕圈,对它的热情唯恐避之不及。珍珠没法与它们有更亲密的交流,也只得悻悻地离开了。受了多次冷遇的珍珠,随着狗龄

的增长,渐渐不再火急火燎的。遇见狗友,尤其是漂亮的小狗,只见它在几米远的地方,慢下脚步,驻足,微微伏身子,凝视半晌,像是无声地询问:我可以认识你么?见对方没有抵触逃避,慢慢走上前,近身之后尾巴摇晃得像朵花,凑近对方,帮对方舔耳朵,顺毛发,极尽讨好之能事,这大概就是人类所说的“舔狗”之类吧。我明白珍珠吃了闭门羹之后,已经学会社交礼仪了。

这种有礼貌的社交,只有碰见绒宝是例外的。绒宝是它青梅竹马的玩伴,是只贵宾犬,全身毛发柔软丝滑,色泽金黄,它是公犬,已经绝育,主人爱把它打扮成公主模样,珍珠也可能把它当女孩子。绒宝凡事都依着珍珠,对珍珠那是绝对好脾气,那时的珍珠还是个懵懂少年,少不更事。无论珍珠如何无礼于它,它总是摇头晃脑,毫不在意。它们一起在草地上玩球刨土,嬉闹追逐,看到它

们玩耍,我常记起小时候家长骂孩子贪玩“狗一样的快活”。它们的快乐是纯真的,无拘无束的,这种纯粹的快乐如同我记忆里的童年时光。

后来搬家缘故,它们很久没再见面。街上偶遇的时候,珍珠和绒宝远远看见,拉着两位主人双向奔赴,它们竟然还记得彼此。珍珠摇着尾巴示好,绒宝亲热地舔舔它的鼻子,它们很快就一前一后开始“跑马”。这是它们的娱乐活动,快得像风一样,两个主人累成狗,喘气不迭,只得找了一块僻静宽敞处,让它们自由追逐奔跑。大概两小无猜的友谊就是这样,彼此见证了各自的幼稚和成长,不问世空距离,无论彼此经历,依旧还是那个少年。绒宝对珍珠的容忍度依然百分百,绒宝绝对是珍珠狗生中最好的朋友。

每一种生灵都有自己的生存交际之道,都需要伙伴,需要友情,珍珠的喜悦哀乐,于我来说,感同身受。